



平兒的生日那天，收到了很多的禮物，其中有好吃的、好看的，更有些是好玩的；平兒所最喜歡的那，却是阿姨送他的那隻美麗的小鸚鵡。

小鸚鵡長得的确也很可愛：翠綠的身子，銀灰而呈鱗狀的胸脯，嘴巴和腿爪，活像是珊瑚雕成的那麼艷麗；再配上那隻小巧玲瓏、朱紅色的竹籠，真是太喜歡人了！

平兒自從有了這隻可愛的小動物，以前所有的各種玩具，完全都不愛了，每天除了應付應付學校的功課外，一得空便跑去陪着小鸚鵡玩。一會兒添食，一會兒送水，有時還會打水給他洗澡，看他那個勤勁兒，簡直比慈母對她的愛子還要痛愛些。他更常常在小朋友面前炫耀地說：「多有趣！我的小鸚鵡不但會唱歌給我聽，並且還會在籠裡跳舞！……」因此，他家裡常有成羣的小朋友來參觀；只要有人對小鸚鵡讚美一聲，他便會感到十分的高興與驕傲。

禮拜六的下午，平兒放學回家，習慣地，撂下書包便跑去去看小鸚鵡；可是，這次他意外地，發現籠門是開着的，定睛細看，裡邊已經空無一物；他不由地心裡一着急，便不禁大聲嚷了起來：

「啊！我的小鸚鵡怎麼不見了！是誰把他偷去了？」

「平兒，小鸚鵡不是被人偷去的，是我把牠放了。」爸爸聽到平兒的叫聲，急忙從室內迎了出來，

## 爸爸的故事

如洋

並詳細地對他說明放走小鸚鵡的原因：「鳥兒是一種最愛自由的動物，牠出生在原野，翱翔在天空，現在你把牠關在牢籠裡，不讓牠自由地飛舞，不讓牠和親屬見面，牠實在太痛苦了！我看了這種情形，心裡實在不忍，所以，沒等你回來，我就把牠放了。孩子！……」

「不嗎！我愛牠嗎，我要你給我找回來呀！……」平兒哭着鬧着非要爸爸給他找回小鸚鵡不可。爸爸也實在被纏得沒法，怎樣安慰都不行，便微笑着提出了一個條件：「別哭，聽我講個故事，然後再去找小鸚鵡。」

「真的？」平兒抹着臉上的淚痕問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！」爸爸肯定地回答。

像往常一樣：爸爸撫摸着平兒的短髮，平兒倚偎在爸爸的身旁，仰着小臉，瞪着一雙明亮的小眼睛，靜靜地諦聽爸爸的故事。

「這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：在我們的故鄉裡，有一個只知玩樂，不知過日子的青年，幸運地繼承了爸爸的大筆遺產，同時也繼承了爸爸的個性與嗜好：專愛種花養鳥，不務正業。

「他家的宅院非常宏偉，大門前邊，並有個規模很大的園子，裡邊種着很多的奇花異草；客廳的走廊上，更掛滿了各式各樣的鳥籠，籠裡養的有畫眉、有百靈、更有許多多叫不出名子的小東西。真是花香鳥語，四時常春，青年的黃金

歲月，大半都消磨在這些玩意上。

「可是，好景不常！就在他結婚第二年的秋天，一個風高月黑的夜晚，小村上忽然來了一夥身穿土布衣服的傢伙，連個招呼都沒打，便強佔了他的宅院；過了幾天，更毫不講理由地，硬把他祖上遺留下來的產業全部分給所謂「無產階級」的罪名，把他關進一間臨時監獄裡！

「那種囚禁的生活，簡直不是人受的！每天只發給兩個黑麪窩窩頭和一碗涼水，白天還要給那些傢伙服勞役，夜晚便睡在濕漉漉的地上，身底下連一根亂草都不給舖！想要動彈一下，還得徵求看守者許可，不然，隨時隨地都會遭受到狠毒的打罵！……就這樣，一天天地受下去，他也實在被折磨够了，後來，他想到死來解脫這種水無了期的痛苦，可憐！那裡又能找到死的機會呢！」

爸爸的故事講到這裡，有意賣了個關子，突然中止了。

「爸爸，後來他怎樣了？快講呀！」平兒非常關切地追問。

「平兒，別急，聽我慢慢地講呀。」爸爸掏出烟盒來，點上一支香烟，又接着講了下去：「大概是那個月以後吧，小村上來了一批整齊的隊伍，沒費吹灰之力，便把那些無惡不作壞傢伙們趕跑了；當然，那個青年也就出獄了。平兒，你猜他出獄後第一件事是去幹什麼呢？」

「我想：他一定先去查看他的太太，對嗎？」

「不，你猜錯了，他沒去看他的太太；他先到他客廳的走廊上，把他所養的鳥兒，一籠一籠的拿下來，然後放開籠門，讓牠全部自由飛去。」

「爸爸，他不是很愛小鳥嗎？為什麼要把牠們放掉呢？」平兒對爸爸的故事表示懷疑。

「是的，他是愛鳥的；也就是因為他真愛牠們，所以在他自己出獄之後，也讓鳥兒們一起離開牢籠，大家同獲自由！」爸爸講到這裡，低頭看着平兒，等待着他的反應，平兒却瞪着小眼睛，呆着小臉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好像正在想什麼。

於是，爸爸又把話題重新拉到故事本題上：

「他把籠中的鳥兒放開之後，便去找他的太太，他（她）們商量了一陣，夫妻倆便一起參加了那批整齊隊伍的戰鬥行列。為了生存，為了自由，他（她）們在無數次戰鬥中，流過血、流過汗、更留下了英勇的戰績；後來，終於從不斷地戰鬥中，來到自由寶島上。在自由天地裡，他們的生活很美妙，身體很健壯，並積極準備參加另一次爭取全人類自由的戰爭！孩子，我的故事講完了，你不是對它不感興趣嗎？我知道，因為這完全是事實，當然沒有那些人工編造的故事動聽！」

「不！爸爸，我很喜歡這個故事。」這確是平兒的真心話，他早被故事的情節感動了。

「孩子，你知道故事中的主人是誰吧？他（她）們就是你的爸爸

和媽媽呀！現在你聽了這個故事，該不會再逼着爸爸去給你找小鸚鵡了吧？……」

「爸爸，我懂了，我們需要自由，小鸚鵡也需要自由，所有的動物都需要自由！」

## 母親的話 (三)

楊筱蕪

「平兒！你真是爸爸的好孩子！」爸爸張開溫暖的手臂，一把把平兒抱在懷裡，接着便在他那蘋果似的小臉上，熱烈地狂吻。

十二月十五脫稿於臺北寄寓

親愛的孩子：

你出生第三天，爸爸回來了。

七月的黃昏，暑氣未散，細雨初降。喂完奶，我把你安放在床上；你哭了！你輕微的哭聲，落在我的底心板上變得沉重了。

我把你抱起又放下，你不哭我便安心。

窗外依然細雨飄盪，與我共守黃昏的，除了無知的你，便是案前懸掛的孤燈；淡綠柔和的光芒織成的恬靜氣氛，此刻格外顯得冷清寂寞。

突然，樓梯急促的脚步聲，引牽了我底注意力。不規則的步伐，幾乎擾亂我底判斷。

終於，你爸爸出見在房門外！眼前的情景把他吓住了，一時竟說不出話。「生了啦！幾時生的？」呆半響，才吐出這麼一句。

我笑笑，將你舉在手上；竟未理會到他的問話多餘。

他走近床邊，慰問了我，又俯身看你：他看得那麼仔細，像是觀賞藝術品。眉宇間洋溢着的欣喜，

流露出內心的喜悅——誰說他不喜歡男孩！

爸爸老遠回家，沒來得及喘口氣，又趕着到店舖給你拿小床。他身邊沒帶雨衣，竟說：「不要緊。」便冒雨出門了。

床取回來，爸爸又有好一陣忙；梨竹桿啦，掛小帳啦……爸爸多麼樂意為你忙！

照料孩子，我們都在學習階段。媽媽行動不方便，許多事情全得勞累爸爸。我開始奇怪：一個經歷疆場，斌性豪爽的男子漢，怎有這大耐性？

親愛的孩子，世間上不計酬報無條件的愛，惟父母對子女；其份量是天秤上無法估計的。

爸媽都希望你完美無缺，但很快地我們就發見你的小缺陷：作怪的是在你舌頭與舌根間連着的那一絲肉，熟語所謂的「吊舌頭」。有人講話不清楚便是這緣故。幸而你小，還來得及矯正——媽媽決心替你剷除病根。等到一切準備好媽媽的手却發抖了：外科剪刀捏在手上

成了斧頭。終於這小小手術是由馬阿姨完成：她把你按在膝蓋上，讓爸爸扶住頭，想趁你哭的時候便是一「剪刀」。誰知剪刀剛伸進嘴，你沒叫，爸爸倒直嚷。馬阿姨埋怨說：「你這樣吼。我怎麼動手呢！」

媽媽躺在床，不敢望一眼，聽你哭，心裡蹦蹦跳。你哭了幾聲，出了一點血——現在，你的聲音又大又響又嘹亮。

你患消化不良。腹瀉時我們看見大便就發愁；便秘時爸爸又說：寧願你瀉肚還好受苦。孩子，你不懂了解：這世界原充滿了矛盾，人類活動便是一部矛盾的記錄，我們便生活於其中。

企望新奇，是人性最普遍的現象。譬如做媽媽的，老希望把孩子裝扮得更漂亮。當我們給你穿上一件新衣的時候，你無知無覺，一無表示：興高采烈的，反是「大人」們。

在你「赤子之心」中，母親便是一切。吃飽，你就滿足了。因你降生，我們每天都在忙碌中。眼見你一天比一天健壯，爸媽的辛勞已得到補償。

你將近三個月了，由一個毛頭長成嬌嫩的胖娃娃。你一舉一動，一響一笑，在爸媽眼中都成了珍寶。朋友羨慕地說：「嘿，你們夫妻倆整天忙孩子——喏，你們真高興！我看得出，那是出於內心的笑。」

你是我們家庭中新的份子，也是新的象徵；你的出生，在我們生活中成了新的主題，也是新的希望。以成人尺度觀看嬰兒：生命的意義如春草，如旭日。你的光彩使我

們這和諧的小家庭錦上添花了。然則世間是一條艱難的路，我們已跑了一半，而你，還不會踏上一點點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爸爸假期將滿，即將和我們有一段短時間的別離，我惘然像失去了精神依恃。說真的，媽媽日常料理家務瑣事，抱你，哄你，成爲爸爸的臨時任務。雖說男性的粗獷使爸爸在你身上鬧出不少笑話：例如把衣服穿倒啦，喂開水時潑你滿臉水啦，甚至有時也給媽媽幫「倒」忙。終究他在身邊我寬心得多；他確是媽媽最可靠的「替手」，他愛你，關切你，甚於自己。

從來「公」「私」不能兩全，現在他要回到工作崗位去了。啓程前夜，實難分捨。離情趕走了我底睡意，而你，躺在小床上，悠然自得。爸爸屢次撩你講話，你咿咿呀呀，揚着小手；直到倦了，便睡着了。爸爸依依地擦開帳子，凝視着你；你甜美的睡態，真迷人愛。爸爸彎下身要吻你，被我阻止了：「別把小傢伙弄醒呀！」我輕聲提醒他。「孩子多好玩，爸爸明天要走了……」他留連地說。

直到次日清晨，爸爸上車的前刻，你還在他手上快活地蹦蹦跳。爸爸一再吻着你說：「爸爸要走了。」

你望着他，還是笑。

孩子，你底心池是一潭清水，人間苦味是經過時日發酵而釀成。孩兒不知離別苦。我不禁懷念起我底童年：那像一張褪色的壁畫。隱約可見，但模糊不清。只有一點我是清楚的，我也有一個美麗的童年爲父母所重視；爲目前及日後我們爲你做的一樣。